

萨多维亚努达集

吉德里兄弟

下

萨多维亚努选集

吉德里兄弟
下

冯志臣 李家渔 译



第十章

大公的婚礼和阿尔布的烦恼

大公一刻也不耽搁地回到苏恰瓦城堡，以便准备迎接新夫人玛丽亚的到来。再者，他还决心尽快向南部发起进攻，威逼土耳其的边界。

大公游猎归来时，第一个前来迎接他的是新任掌剑大臣米哈伊尔·弗伦恰努。受陛下派遣，率领上国的贵族和骑兵到雅西去迎候新夫人的就是此人。这位新任掌剑大臣办事非常干练，对大公十分忠诚。他尚未到浩首之年，未曾蓄须，身材也不魁梧。他面庞黧黑清瘦，长着一双突出的大眼睛；然而对他的主公却很是爱戴。一段时间以来，陛下按照米哈伊尔掌剑大臣的榜样不断举贤用能，起用新人。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人。在陛下为之激动不安、朝思暮盼的战争中，需要忠贞不二、心肠炽热的战士。

与掌剑大臣米哈伊尔·弗伦恰努一同前往的，还有典礼院副主事西米昂·吉德里，及其所率领的二百名侍从。

时值秋天，风和日丽。绵延至海边的广袤原野上，悬挂在野草叶子上的游丝闪闪发亮。

玛丽亚新夫人是九月八日，即在新的圣约翰教堂做过大弥撒之后，离开白堡的。祈求过这位神圣的殉道者，以及就在这个光明的日子降生的圣洁的马利亚保佑之后，夫人同陪伴她渡海来到白堡的一部分热那亚商人告别。那些商人将乘坐他们的轻帆船返回喀发。新夫人让他们给至爱的父母和曼古普迷人的花园带去她的问候。今生今世，她再也见不到蓬蒂斯海^①边的玫瑰花了。而她的父亲奥洛贝伊和母亲德斯皮娜·玛丽亚，也只有到那灯烛长明的永息之所才能与她相会。

于是，新夫人玛丽亚挥泪告别了这些即将返回祖国的人们。她用丝绸头巾拭干眼泪后，叹息了一声，举头望望前面秋天的苍茫大地和北方的天空。远方，便是苏恰瓦城堡，她还不曾认识的夫君就在那里。

白堡守令卢卡大人命令军队列队欢送新夫人启程。四面城头鼓角齐鸣，王室旗幡由长枪挑着在最高的箭楼上空迎风飘扬。八匹马拉着的轿车徐徐起动。新夫人身边是她的四个头戴金丝头巾的女仆。新夫人自己是一身东方装束，脚穿玫瑰色的波斯高跟绣花皮鞋。马车的前后左右簇拥着鞑靼卫士，他们戴着金属头盔，手执长矛，骑在鞍架很高、脚镫很矮的马上。卢卡守令骑马走在离马车最近的左侧，以便用希腊语回答新夫人的询问。希腊语是新夫人会讲的唯一语言。

① 黑海的古称。

队伍行进迅速，到弗尔特热尼才第一次停下，让新夫人更衣休息。在这里，勒普什纳郡的八十名自耕农前来迎接玛丽亚公主。这帮青年骑着一色的白马，他们的头领列卡·塔塔拉努向公主敬献面包和盐。

九月九日，队伍在勒普什纳镇停下休息。在这里，从圣山卓格拉夫修道院来的普世长老，圣德的瓦尔拉姆和跟随他的修士们加入了迎接大公新夫人的行列。圣德的瓦尔拉姆长老为公主祝福，并向她赠送了一小片从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上取下来的包了金的木头。

到了弗尔丘镇，队伍第三次停下歇息。主教大人伊诺肯蒂耶带领众修士和许多百姓来到普鲁特河边拜谒公主，为她祝福，并感谢上帝赐予他们这样的荣光，得见大公新夫人的尊容。玛丽亚公主就在主教堂内休息。当她步入王公休息室时，便有下列国监察御史米尔恰前来拜见。监察御史的官邸设在伯尔拉德镇。他带来了手下的两个御史官和一百伯尔拉德人骑兵，那些马的耳朵上全戴着花环。

公主站在阳台上，看到眼前这番景象，心里着实高兴。骑士们和百姓手里举着帽子齐声欢呼。身旁的人没有谁能向她解释人们呼喊些什么，因为卢卡守令大人陪送了她两天的路程之后，已经返回白堡去了。下国的监察御史，尊贵的米尔恰老爷揪着自己的胡须，千方百计地想用新夫人懂得的语言向她解释，可他没有得到神灵的启示，讲出来的都是一些摩尔多瓦语字眼，而这些字眼公主根本不懂。于是，大公的新夫人先是嫣然一笑，继而开心地大笑起来。接着，

监察御史也笑了。呆在主教堂阳台的所有人都受到这种愉快气氛的感染。百姓见到这种愉快融洽的气氛，便都笑着欢呼起来。按照监察御史的吩咐，八辆牛车将八大桶新酿的酒运到人群的跟前。几个监察院的内臣将新陶杯分给众人，另外一些内臣打开桶塞将酒倒出来。每个酒桶有四个塞子。

后来，队伍在大公的城堡雅西停下休息。这里，典礼院副主事西米昂·吉德里领着手下的人马前来迎接新夫人。两百名侍卫骑着一色的黑马，身上的甲冑闪闪发亮。只有吉德里一人骑白马。战士们一个个气宇轩昂，兵器铮铮地响着，以整齐的动作同时滚鞍下马。见此情景，公主的心胆怯地一震。

罗曼来的圣德至尊的塔拉西耶大主教为公主祝福已过，并把她的话翻译给众人听。因为圣德至尊的塔拉西耶会讲一口流利的希腊话。阿托斯山来的瓦尔拉姆长老也走近前来，一同盛赞这些军队纪律严明，足见什特凡大公的神威。典礼院副主事西米昂走到轿车前面，左膝一屈，行了个大礼。此时，侍卫全都挽住马缰，肃立不动。接着，典礼院副主事一声命令，骑士们同时单腿猛一蹬地，一齐跃上马鞍，所有的马顿时举起前蹄直起身子。新夫人心中又是一阵恐惧。不过，她仍然很喜欢这些战士，并且询问那下达命令的贵族是谁。

“他是陛下典礼院的副主事，名叫黑发西米昂。”圣德的塔拉西耶大主教向她说明道。

“我看见他身旁还有一个年轻的贵族，头盔上饰着洁白的羽翎。他是谁呢？”大公新夫人又问。

“贤明的德斯皮娜，他是典礼院副主事的小弟弟。”大主教回答。

新夫人对那位目光炯炯的小弟弟微微一笑。

在这秋天的寂静黄昏，从城堡里面可以望见远处山岗上霜染的树林，林间的一道山谷里流着一条小河。河水在城堡下汇成一个宽广的池塘。池面上，一些人划着挂帆的小舟在捕鱼。因为，根据雅西守令大人的吩咐，渔民们无论是用网也好，用鱼叉也好，当天必须捕捞到一尾六奥卡重的鲤鱼给新夫人做晚餐。

自从踏上摩尔多瓦公国的国土以来，玛丽亚公主的心里第一次感到平安和宁静。大公的骑兵们在各自的营房下了马。典礼院副主事的小兄弟在城头布置了岗哨。厨下的仆人们急匆匆地来回走动。渔民们抬着鲤鱼沿着池塘边的山坡向上走来，鱼鳞在夕阳下闪闪发光。池塘那边，远处的镇子上，传来了传令官的吆喝声：守令大人命令镇上的商贾、工匠，以及其他各色人等，都要欢庆贤明的新夫人玛丽亚驾临。传令官的吆喝声停止后，城堡上方响起了一阵呼呼的风声，一群野鸭从东方的吉吉亚池塘飞来，迎着西沉的落日飞去。有几只野鸭落在山坡下波平如镜的池塘里。一只被傍晚的微风鼓满风帆的小舟徐徐地向水池的尽头、森林的边缘漂去。

新夫人到达苏恰瓦之前小憩的最后一站是她的敕封镇

子博托沙尼。马车在公主的行宫停下，仍由典礼院副主事手下那些公主所喜欢的侍从担任警卫。新夫人的内廷大主管梅林特前来拜见玛丽亚公主，他跪在地上，手里托着一个银盘，盘里放着所有内室与库房的钥匙。

“这位贵族是谁，他要做什么？”大公的新夫人微笑着问道。

内廷大主管梅林特的身体太肥胖了，跪在地上累得吁吁喘气。

圣德至尊的塔拉西耶解释道：

“贤明的夫人，这是您的内廷大主管梅林特大人。我们休息的这个镇子是您的镇子。这里有许多精明的商人和出色的税吏。亚美尼亚商人把货物运往波兰国；而波兰国和德国的犹太人把绸缎和皮货运到这里来，用它们换取蜂蜜、羊毛或者牲口。所有这些人都要向您的税吏交纳大公规定的关税；同样，本地百姓也要从收获中抽出相应的部分作为赋税，以充实您的仓廩。”

新夫人玛丽亚这才明白内廷大主管如何得以把自己的身体养得如此肥胖。她吩咐在场的人把这位跪着的贵族搀扶起来。

九月十四日，迎接新夫人的仪仗队伍正行进着，苏恰瓦城堡已遥遥在望。只见吊桥已经放下，城门大开，城头有士兵在瞭望。一队服饰鲜艳的人马出了城门，飞奔而来。大公本人身穿钢制胸甲、头戴插着鸵翎的头盔，骑着白龙驹走在前面。

两队人马相距一箭之遥时，双方都停下来。贵族大臣先下了马。大公下马后，大臣们立即侍立在他的两侧。公主下了马车，用丝巾把头罩上，原地站定。大公急步向她走去。他已经将头盔摘下递给一个侍童，身上只穿一件绛红色长袍，胸前挂着金十字架。陛下趋步走近新夫人。两人行了握手礼。然后，大公揭去新夫人头上的丝巾，伸出右臂去挽住她的肩膀。

士兵们肃然立正，贵族大臣们默默地观望着。城头鸣起礼炮。公主先是吃了一惊，接着开颜笑了。战士们把帽子和头盔往上抛掷，高呼欢迎新夫人驾到。城堡旁边，靠近山谷的地方，镇上人山人海的百姓同声欢呼。坡下的教堂里突然钟声齐鸣。大公握着新夫人的右手走了几步，然后又是相互施礼。公主又上了华丽的马车，驭手甩动鞭子。大公重新穿上胸甲，跨上白龙驹，驰到马车的右侧。新夫人复又罩上丝巾。

刚才揭下新夫人的头巾时，臣仆们看见了她秀美的、象燕子的羽毛一样乌黑的眼睛。然而她的面庞并无出众的美。微微弯曲的鼻梁、圆圆的下巴，面色粉白而没有光泽。她笑不露齿；这是一种忧伤的、却也可人的微笑。她虽已不属青春妙龄，但是腰肢纤细、体态柔弱，宛如淑女。

城堡的宫廷内外，佳宾盈门。威尼斯的使臣恰帕列里送来了各种衣料；米兰的公爵路易·斯弗尔查·马乌尔也派他的两名贵族送来了贵重的兵器。还有马蒂亚什国王的两名使臣，卡吉米尔国王的两名使臣。马拉穆列什的大公

比尔托克带着六个贵族几天前就来到苏恰瓦官堡。什特凡大公打算与比尔托克大公结为亲家，因为什特凡大公陛下有一个成年的公子，而比尔托克大公呢，有一位公主。这种联姻将加深摩尔多瓦公国开国大公时代就已建立的姻亲关系。从阿尔迪亚尔来的贵族中，有拉约特·巴萨拉布大公本人。在什特凡大公征讨拉杜大公的战争完成之前，这位大公将留在什特凡大公的官堡。这位巴萨拉布大公已到了老迈之年，身体虚弱，可是他心中的统治欲望仍然不减当年。刚刚到达苏恰瓦官堡，他便单膝跪在小教堂祈祷室内，发誓臣服于什特凡大公陛下。在这支迎接新夫人的队伍中，满头银发的巴萨拉布大公头上戴着王冠，骑马走在什特凡大公的左边。

九月十四日晚上，城堡里做了晚祷。第二天，宫廷中全体人员不分贵贱一齐前往王都的圣大主教堂。圣德至尊的迪奥克蒂斯带领各个教区的主教主持了什特凡大公和玛丽亚公主的结婚仪式。这种婚姻不仅是一个神圣的秘密，而且是一种政治上的联盟。

尽管玛丽亚夫人的父辈早就脱离了沙皇格勒帝廷，同鞑靼诸帐的汗和权臣搅在一起，抛弃了真正的法规；但是，他们心中仍然保留着对孔内安家族纯正血统的回忆。他们的箱笼之中还珍藏着王冠上的钻石十字架，王后们耳环上的翡翠，专制君主们的带鸳鸯印章的戒指，这些珍贵的遗物维持着过去同未来之间的联系。

由于上帝的旨意，并通过沙皇格勒年事最高的大主教

的聪明领悟，产生出了曼古普的公主同这位准备为基督而献身的伟大战士的姻缘。卓格拉夫修道院的圣德的瓦尔拉姆便是代表那位年迈的大主教前来参加这一婚礼的。公主的八车丰厚的嫁妆从白堡起运，由侍卫严加护送。嫁妆中自然有一些王族的首饰珍宝，以及绫罗绸缎和其它珍贵织品。

人们从这一辉煌的盛典中所能理解的只是眼睛看得到的东西：圣殿穹顶之下的光辉、色彩和歌声，以及缭绕的烟雾。上国贵族大户的夫人太太一个不缺地全都在场，竞相争娇斗艳。当然，有些人的娇艳是三十年前的事了，而另一些人则眼下就能令人倾倒。她们目不转睛地等待着新娘头上的纱巾从金首饰上揭去，以便确信是否值得高兴一场。大公的新夫人并不美，而且也不年轻。然而她身上的宝石却是在摩尔多瓦公国见所未见的。据说，在曼古普城堡内有十八个地窖，里面还藏着沙皇格勒的这位公主的其它一些无价之宝。

玛丽亚夫人究竟有多少岁呢？

她的年纪可以通过眼角和嘴角的皱纹来判断。不过，这也无可指责，因为大公也头发花白了，并且又是再娶。阿列克山德列尔殿下避开了，免得陛下显得过于年老。大公的其他公子佩特鲁、博格丹和伊利亚什却在场，他们在大公的姑母科特琳娜公主和基亚什娜公主之间站成一排。

这次，陛下最年长的姑母科特琳娜也许是最后一次离

开自己的隐居苦修生活吧。她在一座名叫蓬格拉茨的小隐修道院里潜心修行，安度余年，以求宽宥。她这次出山是由比斯特里察修道院圣德的特奥多尔神父保护前来的。路途劳顿尚未恢复，她两眼失神地听着婚礼上的赞歌，一面遐想着摆脱又一次婚礼，最后解脱自己。基亚什娜公主同科特琳娜公主一样瘸着腿，眼睛里充满了恐惧的幻觉，时不时地叹一口气，对欢乐的歌声和绚丽的色彩全不在意。在这样的时刻，她再也不能将今朝与往昔加以区别，以至把今天的伊利亚什、博格丹和佩特鲁公子同昔日的孩子穆沙特兄弟们混淆在一起。她是眼前这些人的姐姐，还是从前那些人的姐姐呢？从前那些人已经不在世了，他们同室操戈，在相互杀戮中丧了命。也许现在这些人只是过去那些人的一种反映吧？她摇着头，轻轻地哭泣着。尽管如此，欢乐的颂歌仍然在神圣的大主教堂的穹顶下回荡。

迪奥克蒂斯特大主教把花冠戴在新郎新娘的头上，并为他们祝福。按照拜占廷的规矩，新娘先向她的丈夫行礼，然后从比尔托克大公和巴萨拉布大公手里接过两支火炬，每只手各持一支。接着，她来到夫人太太们的跟前，露出面庞，以便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她。向贵族大臣们行过礼后，玛丽亚夫人缓步走到前面与众人见面。她从本堂走到前堂，向人们行礼。最后，她到了门廊上。在正午灿烂阳光的照耀下，教堂庭院里挤满了侍从和百姓。新夫人手里带着火炬，又向人们行礼。然后，她回到自己的夫君身边，把右手的火炬递给他，接着把自己的右手放在陛下的右手上，请求他

怜悯和保护。

香烟缭绕，唱诗班高声唱着圣诗。透过袅袅的轻烟，在场的贵族的所有尊贵夫人和太太们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并且侧着耳朵，在嗡嗡声里一字不露地捕捉人们在这种场合所能讲的一切话语。在这庄严的聚会中，阉达吉亚太太自然不会缺席。她那双大大的眼睛，弯弯的眉毛，红润的脸颊使许多男子心醉神迷，她从他们的目光中找到了自己的欢乐。同样，周围一个赛似一个美貌、娇艳的夫人们对她的侧目而视，也使阉达吉亚太太感到快慰。

“能给丈夫增光的女人着实值得称赞。”钱粮副使黑发克里斯蒂亚此时心中暗自想道。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注视着阉达吉亚，知道她是他这样一位男子汉的妻子。问题就要看盛宴将怎样安排，新郎大公陛下将从什么地方看到他们夫妇俩了。如果陛下在自己的大喜日子能够看见克里斯蒂亚，他就不会不想起这位广知世事的贵族的干练和聪明；同样，如果陛下看见了阉达吉亚尊贵的容颜，也就自然会想到她的丈夫。可是，不知道枢密大臣托马将如何排列座次。据说盛宴的一部分将在镇上的大宫殿里举行。大公陛下必定要偕新夫人前来同外国客人见面，不过不会在此久留。他将要在这里与新夫人同吃一个鸡蛋，共饮一杯葡萄酒。这时，全体客人将向新婚伉俪祝酒。之后，大公将前往官堡，那里将另设酒席款待陛下的姑母科特琳娜公主和基亚什娜公主，安娜公主，陛下的舅父和堂弟——霍亨索伦父子，他的亲家比尔托克大公，巴萨拉布大公，和其他少数皇亲

国戚。

“如果枢密大臣的安排就是如此的话，”钱粮副使克里斯蒂亚忿忿地想道，“这种安排可不怎么样。”

有人附在他耳边轻声地问道：

“你觉得圣上的婚礼怎么样？”

克里斯蒂亚老爷吃了一惊，急忙回头，只见约努茨·吉德里穿一身华丽的宫卫服装正向他微笑。

“我挺喜欢，”钱粮副使回答说，“可我想知道盛宴将会怎样安排。”

“将会照一切盛大宴席的规矩安排，”小吉德里回答，“根据圣上的吩咐，宾相和新郎新娘，各国的使节和本国的要臣们将坐在一起。”

“你是这样认为吗，约努茨？”

“我所知道的就是如此。”

“圣上不到官堡去了吗？”

“不，他要去的。”

“那么，在这样大喜的日子，我们其他贵族做什么呢？”

“吃喝呗。每个人都安排了固定的桌次：尊贵的贵族在一厢；尊贵的夫人们在另一厢。”

“一段时间以来，听说陛下要在宫廷宴会上推行另一种习惯，就是说象在克拉科夫和布达宫廷中那样，让女人们跟自己的丈夫坐在一起。同时，还听说等大公的新夫人到来之后，人们要把德国和波兰音乐引进陛下的宫中来。”

“据我所知，陛下是要借一些军队来的。至于音乐，我想他不会需要。”

这时，阇达吉亚太太正好听见了她的小叔子约努茨的后半句话，便对他嫣然一笑。当他们从通向门廊的一道门挤出去时，她叹了一口气，说道：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你说谁呀，阇达吉亚嫂子？”

“说我们这些年轻的夫人呀。关于那些上了年纪的夫人太太，我没有什么说的。因为她们赶上了好时光，同先前的老爷们度过了欢愉的时刻。我只是说我们这些少妇和小姐们。甚至连小姐们也不必说，因为她们自会获得阿列克山德列尔殿下和别人的青睐。我说的只是我们这些少妇。”

“让我们等待和盼望吧，阇达吉亚嫂子。”

“要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呢？”

“等到陛下打完仗。”

“又要打仗？大公们心里想的只是征战。也该问问我们这些年轻的夫人，或者问一问从我们身边走过的这位小姐。”

“她是亚茨科家的小姐，阇达吉亚嫂子。”

“就是她呀？果然，约努茨兄弟说得对。”她转过身去给了钱粮副使一个甜蜜的微笑，“我都快认不出她来了。她比从前更瘦了，也更丑了。”

约努茨一听乐了。

“可别让典礼院副主事西米昂听见，阉达吉亚夫人。”

“怎么可能呢？他那场邪恶的热病还没有好吗？唉！我就知道我们这位大哥心肠软，世间的任何一个异族女人都能把他迷住。从前他遇上希腊女人时就是这样，以至他只好去离群索居。如今，陛下把他召进宫，他却伸着脖子往另一个套子里钻。婆母为他伤透了心，完全有道理。说不定其它一些传闻也不是虚妄之谈……”

“无风不起浪嘛，”克里斯蒂亚钱粮副使明智地断言道，“我们的母亲伊丽萨福达夫人知道得比谁都清楚，尽管她隐居蒂米什乡下，不象我们能够常常参加王公贵族的婚礼。”

阉达吉亚格格地笑了：

“她老人家一生所见的世事也够多了。她听说过的比讲出来的多得多。”

约努茨听罢感到很惊讶。他把自己的三哥和三嫂拉向一旁，因为人们还在不停地往前拥。大公还没有从神圣的教堂出来。士兵们正等待着婚礼的仪仗队，他们全下了马，肃然不动地站在自己的马匹旁，宛如一道铜墙铁壁。正午的阳光照着，他们的枪尖上闪耀着火焰一般的光芒。典礼院副主事西米昂来到队伍前面，帽子上的羽翎有节奏地摆动着。他的一身衣着十分气派。亚茨科的那个“丑陋的”女孩子总是落在母亲的后面，不停地回过头来向他注目。安卡夫人时不时地拽拽她的手。她面带喜色，仍旧不停地回头向后看。亚茨科老爷也喜欢观看大公的战士和他们的

将校。

百姓们也挤在墙根、爬上城头观看眼前的热闹景象。普通的贵族跟一些身份显赫的贵族混在一起，从庭院的同一道门往外拥。在穿过拱门之前，内廷仓廩使尼古拉耶什·阿尔布停了片刻。他先用目光追着亚茨科老爷和他的夫人、小姐看了一阵，然后朝拥挤的人群中的一个人做了个手势。一个衣着体面、佩带武器的仆人向他的主人回了个手势。此人是德勒吉奇，他脸上一副乐呵呵的样子。他对自己的伙伴们说了几句话后，便向内廷仓廩使挤过来。

小吉德里看见了他们两人的举动，可是并没有在意，因为他在听阉达吉亚讲话。

“伊丽萨福达夫人对我讲了这么多话，”他笑着对自己的嫂子说，“以至我不知道她还知道些什么。”

“也许她还知道一些传说得不太广的事，而我们认为这些事才比较真实。”

“你指的是什么，阉达吉亚嫂子？”小吉德里讨好地问。

阉达吉亚太太马上自卫道：

“年轻人不应当知道太多的事情，免得徒然老去。”

“那么，你一定愿意告诉我。”克里斯蒂亚钱粮副使说。

“尊敬的钱粮副使大人，我也不想让你老。不过，如果你想知道，又不能不告诉你，那你就听着吧：那位小姐并不是亚茨科·胡迪奇老爷的女儿。”

“这谁都知道。”